

卷



佑之稱築堤馮鹵得良田萬三千畝其他惠政
類是者不能縷陳宜其朝覲為首令第一而撫
按獎薦四十餘次也辛亥陞太僕寺丞因虜薄
都城備用馬匹兩歲預征民不堪命君以外衛
稍緩 奏准歲免三分之一市馬遼陽架木為
式令馬戶自驗其下痛革醫獸夙弊一種馬可
破一家之產到即與印直隸山東受賜多矣甲
寅奏績褒敕有精勤無怠茂功慰朕之語陞南
京戶部員外郎監收天策等倉事不留宿信不

失期納者如蟻不絕委權淮鈔淮關視揚及蘇
杭尤難裝卸凡十六處逾年無籍通同侵匿襲
以為常君則嚴為關防商民兩便倭夷倡亂以
國課有餘聚民兵整軍器咸賴之尋陞本部河
南司郎中代攝江西四川貴州三司談笑集事
大為堂卿所倚重且有餘力與僚友遊鍾山靈
谷雨花臺諸名勝飲酒賦詩一日忽思故里不
欲久戀仕途即註門籍移病乞歸吏曹方為之
申請君以久養病待命而後行者意未決也遂

登舟而北至淮始聞俞旨抵家脩族約敦朋
好周貧先第姪漸及踈遠死無棺者給棺居家
僅四月止捐五棺而痰火病大作以至不救生
之日弘治丁巳十月初四終之日嘉靖戊午二
月二十九葬之日己未二月十六葬地則在城
西南祖塋之中狀其行者見任吏部張竹亭志
而銘之者前吏部中麓野史也銘曰性剛行莊
名揚文昌翱翔曹郎徜徉故鄉方張而藏宜康
而傷彼蒼反常舊疆中央墓長而方若坊若堂

埋光愈光雖亡不亡

登仕郎陽城縣主簿醴泉孫君墓誌銘

鄒邑多著姓望族而孫氏其尤也先世原淄州人十四祖名進者携其子信移家鄒平信生福以禦寇功在勝國授銀符為軍民千戶又以收河南功當調鄉人愛之留為本縣丞福四子以長子希武襲千戶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中流矢死希武三子仲曰旻旻六子次惟方惟方二子長繼祖繼祖子讓讓四子以仲子雄有功贈昭

勇將軍指揮使時值元末歲凶群雄鼎沸長子

本以壯士歸附天朝隸籍濟南追寇金山下

殊戰死本二子長榮榮子秀秀子資資娶景氏

是生登仕君諱文澤字德輝號曰醴泉兄弟四

人居其次伯文潤王府典膳叔文海遇恩

例授高年爵李文瀛由舉人歷官唐府右長

史進階奉議大夫學優能政世稱東洲先生登

仕君先配許氏繼亦許氏純雅篤厚生有之性

也練達老誠則學力之助耳父以其嗜書有志

向乃延請鄉魁張安世為之授業師又招致吾
章楊雙溪為之同牖友範模切磋兩得其人其
為庠生年甫十三齒居人後而試每人前所以
名出人右而里中目為人龍云既又從學於高
苑縣主王公王以甲科尉望政有餘力因而授
徒遂得聞所未聞之說而見所未見之書不辭
勤苦既竭心思以至嘔血不已父母惟其疾之
憂乃遣之輸粟入國學廣其見聞緩其疾病不
惟山東鄉試不利而在順天亦如之乃給假休

親母兄相繼而歿時在正德五七年間哀毀過
禮以處母喪而痛惜過情則其處兄喪也二弟
弱冠已為中商四弟垂髫出就外傳乃獨謂四
弟曰從兄大經以太僕少卿致政後吾家仕籍
無名所賴以光飾門戶者是惟在汝遂親自教
之上京擇名士師之後果成名至今官嘉靖戊
子父歿哀毀一如居母喪將歿祿養王繼母因
選除陽城縣主簿陽雖山縣在山西亦號鉅而
繁者也歲荒民多流移設法安集雖以佐貳署

印徃時長吏或不能及次歲大荒斗米數百錢
民多餓死不但流移而已亟申請撫臺出倉粟
賑濟恐無一定閱領之期致有數日道途之費
關廂鄉社預出榜文某鄉某日某里某日至則
得沾實惠又嚴禁債主及別項差役侵奪里書
不許見面賴以全活者縣民殆三之一編審徃
役累戶多為降則上戶酌量添丁外秉其公內
竭其誠是以下稱其平而上嘉其能又於
加厚除老疾擦門戶徃惟廩生有供丁免門

登仕君曰科第不拘增附而差役獨不累廩生
何也遂一體優免或有事學宮諸士各自為謝
不知大槩從寬乃總一拜謝欣然而退士居村
落者衆會文苦無定約乃以朔望日升堂後會
文師生俱以為便且為之出食飲紙筆之資陽
多彬彬文學士科第後先相望未必不由此州
守申請撫臺兩臺委查一州四縣殷實戶澤州
等富室假盤發而行資賄者不計其數非有堅
守廉德鮮不動其心登仕君一切嚴拒實用上

而賢聲愈遠矣獎檄由此而下差委由此而多
陽乃兩城山險盜叢連年不靖承命巡捕先諭
以解散則從寬其不如諭者率勁兵搗其巢而
掃其藁雖蒙首獎惜拘於縣佐未騰之薦章耳
病縣門之隘拓而高之改作黜樓上官行縣舊
無公署創造東司官有蒞政之所而民無不堪
之憂巡察有過刻者雖供應之細無不責備時
則令已遷而丞方逝獨能身任其事而克當其
心宦久思歸又以出仕本為養母母今年高當

致仕以待其終遂以情白之巡察張公不允又
以王巡察公素悅已者所請必不左也而士民
千餘人入院願暫借吾慈父母王以輿情勉留
固請竟許之啓行日士民送至化龍池遮擁馬
不能前哭聲遠聞二十餘里詳見去思碑記抵
家無幾繼母以疾終正寢俸貲僅足了塋事而
子女婚嫁禮不能豐日惟明農課子優游郭西
希周亭每月一次入城與相知會畢即歸自謂
半村半郭人也衆第以食口多而析煙便也田

宅讓其沃美者自擇一小居田不及百畝有惜
之者曰君子孫日蕃以此遺之何足以供日用
登仕君微哂而漫應之曰吾年老矣子孫雖蕃
然皆尚幼誰與管理務廣地者荒但得免寒餓
足矣而讀書事則甚留心夜必與其子同坐二
鼓方休每令之早起趨清明好為記誦講解諸
子有名邑庠者有薦鄉書者有勤農事者不惟
家計裕而家聲亦大振矣凡又士莫不延接評
其所作如陳其蘊及戡洵梗漑四劉子皆識於未

中舉之前而陳乃鮮元其有文名達人如雙石
葛亞卿月林丘諫議白川劉憲副父與之締交
談文為通家與鄉人處以禮讓相先動誠相勉
人皆化之郭西可稱仁孝里不蓄私橐惟急官
組周貧濟困極其力猶自以為不足同井患難
之家殊方孤寒之士尤其所軫念者親識事無
大小就之質疑無不各得其當且如所逆料而
聯恩睦族足慰宗祖之心於九泉之下堂前置
地五十畝以供祭奠以助婚喪出入與衆第不

相離壽辰必具禮令子孫羅拜庭下會食必半
夜會飲必半酣見者以為三兄弟可稱三益可
謂二難平生與人作好事無德色雖攻人之過
婉曲開導而人無怨言縣尹張龍池嘗語人曰
百里之內有賢人如登仕孫君足當之矣離陽
往苒三十餘年距鄒往返三千餘里而問遺每
歲四五次不絕如析麓衛縣令及泉王司徒西
谷李方伯或親拜其第或遣候其安而禮儀有
浮於常情之外者可見其得人之深矣未病之

旬日前猶能拜新官於公所而吊故友於隣封
雖感傷寒神色不亂不自意其不起雖所親皆
以為可藥也已而病勢轉劇子養朴方取入湖
南書院孫標省大司馬舅氏於邊方恐恐然不
獲相見忽報子孫繼至矣起坐牀褥喜而少瘳
乃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已刻告終年則嘉靖四
十又二壽則七十又八悞其子之鄉試會試然
試而高捷有時君往則歸而無時矣病而問者
踵接門戶吊而哭者聲徹庭衢轉索是文者乃

姻親楊以德狀其行者則其第四子養默也狀能詳且文其事所以在舉行有聲并其兄養朴日後可唾手取功名云登仕君不惟兄弟多而姊妹亦多姊一適典膳張克仁妹三一適李諫章一適張諾一適舉人劉戡皆同邑人也子五曰養晦監生娶御史楊公盈女即其摠友也曰養吾娶新城訓導于松女曰養朴庠生娶知縣張松女繼長山省祭王得女又繼商河叅議賈公樞女曰養默舉人娶長山戶部尚書李公士

翱女繼吾章張軒女曰養禾 衡府典寶娶庠生劉瀾女女一適齊東方伯馬公龍孫省祭孫男二曰楷庠生娶庠生賈啓潛女繼 德府儀賓耿本鎡女養吾出也曰標庠生娶監生韓瀾女繼武功中衛千戶劉淑女養晦出也孫女二出自養晦者適齊東長史王公一鳴子賜德府奉祀正出自養木者尚幼曾孫男一出楷名梁聘庠生王之士女凡不別具者皆其同邑人也銘曰在縣能得民居家善教子非有兼才

者孰能若此見者榮其生聞者哀其死非有實德者孰能若此享年幾八十致政踰三紀識者猶以為宜不止此而竟止於此天將昌大其後使為善者有所效法乎此耶

南冶馬義士合葬墓誌銘

予讀書至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之說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既謂之降似有主宰於其間即人善惡推而致之以為報也然有不盡然者因而疑之及讀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說蓋

與書意互相發明而善當加勉惡當知戒矣吾鄉惡獲惡報者固多有之若南冶馬居士天之報善尤為昭著在人耳目者也居士姓馬名廣以其天性樂施人因字以濟周祖居大冶人又稱為南冶居士道其實也彼先棗強縣人元末毛貴田豐之亂章城殘破斷絕人煙乃遷補闕廂圖籍傳至父龍心古而貌有威鄉邦利賴之者多而且父娶金氏以成化丙午二月二日生居士外朴木而中條理幼勇決而長退謙以務農遂

大其家以不欺取信於友喜濟困窮據情禮須
自族人始乃捐財為義社族凡下戶四十餘人
馬價棖銀俱為之代輸不煩官吏催督而他姓
之貧者依之如涸魚得水而夜蟲趨火善制藥
性多識藥名以之應病無弗愈者遠近求索隨
宜與之藥雖貴重者曾無吝色亦無倦心嘗隨
衆放息不規規責利或有并其原物不還者因
二子讀書長進遂同借貸文契付之於火約有
五六百金二子小試迭首諸生而鄉試顧屢次

見遺長子既闕是秋擬在錄中而又孤衆望後
雖有成不惟父不見而母亦不克見矣次既同
會中禮魁及填榜迷失其卷後傳之在平見者
以為雖解首亦可也然皆從予遊知之真而言
之切非以私意厚其門人也居士愛接文人酷
嗜莖書而詩曲朗誦長不輟於口能馳馬試劍
尤精射法膽畧又足以將之正德辛未冬流賊
張興張旺等三千人屯駐步村鎮分掠各村坊
忽有七十餘騎直抵夫冶居士執弓搭矢相距

二百步圍聚家丁保護一村人衆又見逃避者
斷絕其後遂躍馬橫衝賊皆驚散而後至者亦
得保護如前嘉靖丙午春萊蕪巨寇吉閔等二
十四人白晝搶劫亦在步村居士聞而欲攻之
子弟輩苦勸以為非切膚之災而卧榻之急也
况敢此時遠來必非小可者又風捲塵土兩度
旋繞樓居馬鳴更非吉兆居士獨挺身奮然曰
一方死在目前非吾無與救者年今六十有一
必有不測亦不為夫乃以次子守家長子為應

躬率精勇至鎮寇遣所部迎敵一箭射其兵而
落其帽迎者逸而首者懼矣夾攻愈力寇乃悉
衆抗拒不能當有逃者有門側暗伺者居士鞭
其馬突而過之迴顧始知有伏箭去正中其目
大勢潰亂無有敢反戈者居士又出大言以震
之一縱一殺止逃一崔倫餘悉肝腦塗地矣次
年更有楊龍楊虎兩兄弟誓衆二十餘人亦以
晝劫隣村范思升家居士乃太息曰焚戮如此
地方其何以堪已有敕院者居士又從而助之

二楊俱死刃下滾其石如流星未死者各帶傷
迹歸血跡有三四十里自是絕警者十七八年
祭法有言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居士者固當祀
於社矣雖為吏而簿書未嘗經於目既而棄去
亦不願以冠帶榮其身然鄉閭止呼為善人馬
居士殊不知其曾為吏也予幼子死吊而哭之
盡哀清明節遍歷劉縣尹劉照磨及馬思賢塚
祭奠不令其家知之真乃君子之行而長者之
風故其卒而葬也攀靈輿而號泣者男女長幼

不可數計惟云善人不復生矣病誰與醫貧誰
與濟患難誰與扶持卒在嘉靖庚申九月二十
六日葬即是年十月初七日享年七十五配金
氏歷下全之女宦族也性溫柔而言不妄發德
和順而事不擅專教子有方治家有法事舅姑
盡孝待戚屬以恩姑以癩瘕手不能伸足不能
步而口不能言金氏獨能會其意而得其安或
送水火亦必以身親之一見寒餓求乞者解衣
推食曾不遲難居士尚儉則助之以屏去紛華

識者以為有孟德輝之風居士不為苟合苟得則助之以取予過慎識者以為樂羊妻不捨遺之介居士喜交遊則助之以飲膳供具識者又以為有梅聖俞謝氏妻之勤今嘉靖甲子方為之奉賀八十高壽舊疾陡作乃於十月十四日卒慶者在戶吊者在途可哀也已合葬在次月初六日時急不及從容為文既閱又哀猶未定不能具狀因據素所見聞作此以如其請若云盡情而悉其事實則未也疾行無善跡况學步

邨鄆者乎子二人長既閑庠生娶法氏次既同庠生先父母卒娶賽氏女二人長適陳漢相次適金汝蕙府庠生孫男四人蕃如庠生躍如翼如庠生自如六孫女一適王過化一適丘珍餘尚幼重孫男一人多慶重孫女二人亦尚幼生享太平之福沒勤疎戚之思多富多壽多男子作善降祥其理信不誣矣銘曰禦寇而保其鄉無乃血氣之剛歟施藥而傾其囊是亦醫師之良歟或示弱而深藏或遇事而敢當獨能兼南

墓志之百四
北之長歎使其早遊上庠而得尚乎中行將不
為矯哉君子之強歎夫妻壽康而孫子繁昌真
所謂作善降之百祥歎惠首宗祊而漸及於四
方此以沒世而人不志歎

中憲大夫保定府知府右川康君墓誌銘

昔予在太常奉職無狀 詔許歸田庠士數十
人相約拜臨中有身臞而長面白而澤秋水凝
神而清氣徹骨者去後問之人知是明水鎮康
秀才也 有稱其讀書勤勵文筆順暢者以是文

而無是貌可立取黃甲而不久滯青衿繼會脉
泉李公稱之亦復如此以其為姑表兄弟知之
尤切耳嘉靖癸卯果舉於鄉連第進之授戶部主事管倉餉
邊及督湖廣糧儲三差各稱其任乃委權潞墅
關稅屢司錢穀絲毫無染有李府判者欲與之
抗禮不許遂以嚴刑逼從吏索其瑕垢不可得
始甘心執禮如常規超陞郎中監魯大同邊糧
自多事後邊軍志驕稍不如意即挺戈呼噪君
善調度芻糧不乏德威又足以懾服其心雖督

府亦稱其能而賴其助居三年出知太原府值汾河水溢壞其城一角君首至即周視舊堤高而且薄嘆曰無怪其然矣夫堤高則水深薄則壞易於是培其厚而損其高水患由此可免矣有兄弟相訟者視其人年已垂白因謂之曰吾德政不足使風俗之偷一至於此汝二人同躋高壽人所難得朝夕亟亟歡讌猶以為晚乃以刀錐之利起爭端不已姑置其罪待為吾脩訖學宮定奪月餘入見問曰訟事其終求直乎兄

之曰康守一至百廢俱興地方方賴保障何嘗棄去也六月構疾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官僚佐哭於堂士民哭於巷凶聞一東親友皆哭於其鄉壽甫四十歲次戊午而登第十五五年自試政守制外實在官不過十年耳差畢過家所親疑其行篋為珍奇也君潛聞之乃假言梅雨恐洩濫篋中物發之盡是畝書人以是稱其廉君性行溫雅處事周詳友其兄而愛其弟兄弟皆俊才而君更出色雖若和易可親而實鯁介不可

奪惟其不可奪所以知其足大有為惜未究其
用云葬在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鎮西南祖塋
之次君諱迪吉字道夫號右川父濟民封承德
郎戶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祖鉞曾祖樂原
以棗強遷補為章人妻竇氏封安人子三長大
壯庠生娶給事中後峯劉祿女次大田聘庠生
尹自行女又次大猷聘省祭張玠女女二長許
聘楊全福次許予弟子春塢銘曰人有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才足以有為也而竟不遂其為

究其所以母乃命為之耶然而其具在我亦曾
有所施矣奚必大有為而後謂之為耶

南京戶部主事夾谷孫君墓誌銘

嗚乎予與孫君為友將四十年矣一別十年兩
會只有數日不月餘即聞變故且信且疑之疑
者以其壽不止此追憶其氣色則又信之矣既
而幼子者來道其父疾已愈因其二子考試不
遂恚怒激發原疾乃至不起前此父罹幽辱無
恙也今以小事稍拂其意遽至於是其命也夫

諸子拜轉門館程賓即予門人也持狄生景祥
所述事狀來乞誌銘會日孫君亦曾以此為托
予佯許之以為且無事乎此也今果然矣但以
墓期逼近或不及刻石先以木刻傳送親友待
石成啓土數尺入之世多以誌石置之棺側非
古也狀甚簡略不能詳其在官事予雖兩過其
治所一則履任未久一則去任年深無由得其
實蹟只聞土人稱其赫赫之政而已君亦未嘗
矜炫向人言之以至泯沒可惜也君姓孫名光

輝字華國號夾谷淄川公孫庄人曾祖海祖山
父鑑封文林郎南陽府推官嫡母周氏生母張
氏俱封孺人娶張氏繼周氏俱贈封孺人兄弟
八人君為長子十二人旦旻晁易星昴晟早昇
昊昊昇皆其名也俱讀書有多半可望其成者
孫三人子有幼尚未娶者將來孫多可知兄弟
子孫多而生平遭厄官祿不昌豐於此而嗇於
彼亦天道盈虛之數也君生有奇資幼年即志
高而氣不可下說者以為山氣多男生男多贄

云初為府學生改告縣庠府縣士所作時文鮮有當其意者聞予有虛名不憚百里之勞携所讀書并總課來就正焉予見其豪宕有餘而雅細不足也為之指點改竄不少假借君已有將變之機是以聞言即悟如融春冰而出雲日不數月有過人者予始則愛之久則畏之君則不敢自居未嘗不以兄長事予而服其精也遂相與窮覽載籍上下古今君學日宏博而予亦因之長進矣同舉戊子鄉試而君名在第六同舉

己丑進士以其對策過直抑居三甲考選庶吉士而名在第一鄉試原自解首移下庶吉士以內閣爭寵棄而不用選授真定府推官府乃南北通衢當燕趙之郊雄於河朔有任俠習犢之風地廣訟繁非有才者不能勝其任君性素嚴任其性以嚴治之初若不堪久而服其無私知其能斷闔府止畏一孫推不知更有他吏也有巨寇聚衆難平撫按自相計議非孫推不可使遂以甘言屬之毅然而往覆其巢穴執其魁渠

以歸已而後悔且懼無非好功名之心驅之耳
以風飛雷厲之才而了積牘民有居不再食行
不解擔之稱用神道設教之術以決疑獄民更
有畫斷陽而夜斷陰之謠識者以為署府如蘇
頌之推南都雪冤如錢若水之推同州屢有薦
章指日徵取矣乃漏言於巡按傳現川曾責一
縣佐為太宰汪誠齋之親傳素惡其亢且衝路
聲不知迴避遂改保舉而為糾彈將以報私憤
而快汪意也太守喻月梧陽善而陰惡之又攬

峻於其間因以才力不及改調南陽雖撫臺林石崖
素愛之終不能救之耳君則大為不平被人讎害
吏部豈他無名色而顧坐我以此耶或喻之曰他
名色則冷去其官此則尚留根蒂若題奏添一行
事太過相對才力不及君將心服之矣南陽地稱
陸海人重詩書敦朴尚農猶有先王遺俗君以知
警而稍從寬比之他人似覺猶嚴民以聞其前政
不敢輕犯是以易得其情鄉大夫稱其厲如曉霜明
如秋月其所不悅者則直謂其過刻云終歲隨兩院

審刑兩院獨倚重之值歲荒請於當道發粟賑濟人皆多其活民之功不以為侵守之職甲午河南鄉試君名雖對讀而卷由檢取錄文半出其筆以巡按蔡汝濱托之專耳考滿因有後薦乃得封贈亦予有以贊成之推陞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其僚有田同知者素不相能造謗於鄖陽巡撫王兩洲處撫拾細故劾之已立案不行矣不知渭厓霍公何所見聞於拜封部印之後除夕履疏廻籍聽勘至家拜見父母殊無愠色前

歆不之南陽父母堅不肯許今又幸歷一任得陞京職有俸貲可供甘旨兼贍弟族日後雖勘明亦不復出矣因買山作終焉計鑿石為洞以祀先師孔子及古來佐命之臣聚集典籍誦讀其中不知歲時之代謝不問塵世之是非有來學者則却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吾仕不能及人今方退而修己何以教人為字畫麤鯁文勢雄奇類其為人至於篤恩義正倫理肅閭閻睦鄉

閭喪祭一遵古儀錢穀不假人手則又似乎細人也顏神鎮惡少作亂獨不敢近其居雖七朝已隱成文之霧而萬里思乘破浪之風心熱興發屢以邊事上疏干進又作青詞數十卷將用之矣乃為執政大臣所阻獻策有賈誼之狂請纓抱終童之志世無德操之冰鑑安識人才更無王世充之獨明孰稱其為龍蛇不測太拘泥於繩墨法度之中更無索取於驪黃牝牡之外者矣感蔣少濟曾薦已也特過其家稱謝蔣因

語所知曰吾在道薦人多矣自閒居無一通問者惟此子不憚隔縣過存可謂以厚為道者矣偶被群小構害君亦具訴狀不允跪於路中所司乃允之翻繫獄十年不容見一面對一辭相知者多落窞下石予獨悲其誣枉極力伸救以為不須作人情祇取其前後招詳虛心一閱自見源流既非傷敗彞倫又無真正人命家已破而病已沉問者推調而詬者吠騰一好秀才犯事人猶憐之况進士而嘗京職耶當年名望亦

頗不小命順則如玉如金運去則為鬼為蜮禍
急偏執是其病也然猶君子路上人也所謂惡
不如是誰復衆惡加察哉事將白而上官遷代
不常日久不得歸結及鮑思養巡撫山東處事
明決非私厚其同年因予備知其負屈即寬其
事出獄矣惡者又從而收之予乃再為一書達
之鮑公曰蒙俯念幸得登岸矣然乃迴頭之岸
也苦海尚爾無邊恐節鉞行後又復更端蓋其
事半由撫院半由巡院云耳鮑公一力作主事

小白甫一年事大白將三月而君在家告終矣
既免客死又不在獄中亦不幸中之幸也鮑公
稱予費盡心力自許不避嫌疑予不負友而鮑
亦非廢法矣忽一日命家人治壙夾谷山中更
名曰吳字吾呂而號太丘無乃病久憤亂或有
先見歟生於弘治甲子二月初三日卒在嘉靖
乙丑十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二塋即是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銘曰天吳海若遷客以為怪而土
著者視之則以為常草烏巴戟庸醫懼其毒而

善醫者和之以成其良君之志不可奪而氣不
可降稜角峭厲操履剛方此俗目之所駭而法
眼獨取其長名曾登於國塋不出其鄉從治命
則題以夾谷傲吏華國之墓若從病語又將書
之曰太丘山人吾呂之箴

雲峯王處士墓誌銘

按有德而隱曰處無位而文曰士若王雲峯者
足當之因題其誌銘曰王處士云乙丑元旦節
處士親自來拜次年病不能來遣其子孫重孫

二十人代拜兼他有拜者總之堂中幾不能容
予因喜而且懼曰厥後太蕃者厥壽必不太高
蓋造物忌盈乘除之數每每如此然其善足延
壽不但蕃後而已况其壽又已高從此益延之
而無窮林下有此老友相與優遊作樂事亦晚
景轉行好運也忽有報其作古人者予則重有
感於今之人豈復有知心如處士者乎遂往弔
而哭之薄設以祭之嘗再三拜手委以傳遠之
文今言猶在耳豈可負其生前之托耶據其次

子烈狀述其先世原冀州棗強縣人遠祖名柰
始徙於章之桑家庄四世祖紳仕為江西樂平
知縣紳生墟墟生銘銘生祿祿娶張氏是生慶
士心歌明白閒靜如雲因自號雲峯方在襁抱
喪父母性素嚴因守孀尤嚴見處士可讀書又
好讀也遣之從學於堂叔秀才名九臯者九臯
獨稱許之不知者以為私其一家也年纔十一
知行文矣以家貧不能供給遂廢學廢者舉業
也博綜群書而詩詞口誦如流且練達事體飽

諳世情稟賦雖剛直而克養以和平人有過必
面折之有難必身救之一指揮使緣事日久苦
無以為上下費乃揭社中錢助之指揮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相聞者將起訟獄賴其苦口勸戒
而罷者多不可枚舉尊母命與兄子析居器物
田產讓其美盛者平日所以事兄者稍亞於父
耳兄名隆亦克家之子友第之人也宜其身後
報之者自不容已 國制有申明亭老人必選
公正廉能者以佐縣政之不及後漸輕而人不

樂居且以為苦後左山趙尹獨重其事首選及
處士堅辭不可得遂毅然任之事事悉當縣主
之意而允服縣人之心有收王府子粒內使見
趙尹不以禮怒而欲陳告撫按夫馬備而將行
在官人無敢阻之者處士乃遮路宣言彼不讀
書之人何足與較况失禮亦未太甚勝之亦不
足為武趙尹悟曰火性偶發非爾則以小事而
或構大釁矣將審均徭驛傳此合縣大事重差
也趙托處士最專處士言非一人耳目所能辦

但嚴其法虛其心責成里老十排及公直人不
才從而少助之不惟避嫌兼得集事已而高下
損益各得其平審出者無復有後言旁聞者服
其有先見矣趙往往對衆稱其才曰以老人而
能處縣事如家事使其為官必能急公事而忘
私事矣邑之前輩有自老人而為縣尹副使如
張得名徐景初者非爾類耶惜不逢時耳上官
行縣偶問縣政何如有以官甚好應之者上官
又問何以徵其好應者以錢糧完而不責罰一

人上官疑其素日酷暴應者不能復措一辭處
士在後聲其征賦有法納戶有等是以不勞餘
力而錢糧易完上官喜趙為民牧之良而人羨
處士善倉卒之對母壽八十士夫親友各有詩
文詞賦稱賀迤邐十餘日不絕可見其孝行及
鄉行矣母卒執禮如禮家之世習禮者年已長
矣哀痛如赤子之失其母而母在日之特處士
亦如赤子不少貸阿謂其故處士往往夜夢其母
斥譴醒則悲泣數日無笑顏宴客款曲赴飲

連凡百有深情而二事尤足見之有恩於人無
德色有累於己無怨言嘗云吾若有田千頃錢
萬貫可使親舊無貧乏龍谿喬僉憲黟山夏二
守西野東村袁謝二鄉老雙溪北濱松澗秦峯
楊劉姜陳四縣尹及予為詞會數年而處士乃
社中之善作能識者也雖歷下進士谷少岱亦
慕名赴會前此繡江劉太守脉泉李方伯皆重
其人而禮敬之今少溪謝亞卿後峯劉司諫則
以親知而締交非一日矣然皆徃事述之特詳

以見其重於縉紳因而知其作人不苟云正德
戊寅大水為災處士在城慮其母居田舍或不
安浮水而往即得足疾兼肺疾足疾三年方愈
肺疾纏綿終其身小發則嗽大發則喘小愈則
嬉於門大愈則遊於邑其好動半生若此自去
歲七月二日或作或輟以至不可救藥未卒之
三日前予嘗往候之憂其不久人世欲再候無
及矣處士亦欲與予有言不能得以今度之得
非相交者虧負我耶看庄者蒙蔽我耶或以此

子孫付托我耶要之不出乎此既已知其然矣
必不孤其望也疾勢雖急而處之以從容謂其
子若孫等曰此後務農者勤於耕讀書者勤於
學應賦役者克謹公事為婦女者勿起私爭吾
目瞑矣又曰曾言視死如歸臨時自難割捨及
着内外衣服整冠納履復嘆曰天下之事畢矣
更無一言氣微而絕李氏孺人氏謨娶沙氏烈娶沈
氏庠生即予門人學業可拓其家蒸娶馬繼木
默娶遠點娶劉然亦娶劉皆良家及庠生也孫

男十一謨子一曰朝娶霍氏烈子五曰可娶李氏曰似亦娶李氏曰才娶寧氏曰善聘張氏曰有聘安氏庠生省祭皆其婦父也默子一曰遷娶楊氏點子一曰宣聘楊氏然子三曰封聘張氏曰德亦聘張氏曰敬聘遂氏良家及藩吏則其所聘之女父也孫女五曾孫男二曰於周曰於晉曾孫女二俱尚幼不必詳其所聘及所許聘也銘曰君字士登階則其名弘治壬子厥維始生嘉靖丙寅七十五齡二月念五卒於中庭

十月十三葬於佳城邑西是其村村東是其塋村堂以祀其主塋窆以藏其形歆考其真詳事行請先觀斯誌歆考其生死名姓又必觀斯銘對荆孫照磨墓誌銘

照磨孫對荆者狷介人也重然諾輕貨財寡交遊勤誦讀居常閉戶出而學舍之外無他往識者喜其真誠不知者則謂之迂遠少年貌美如玉凡見者皆愛之既長志堅如石雖踈者亦敬之初進學歲考猶在未成材之列即為督學公

所取後書熟文高屢試屢前然不獲中鄉舉命也未四十而早貢踰六十而後選選又不稱其意吾鄉貢士有應部考前列者往往不能得莫非命也君授嘉興府照磨人多惜之乃謙言性僻才短若秩尊而繁實非所宜上任即為蘇府守所倚信三司兩院知其慈祥屢委署縣恐其黥染輒以疾辭既而部白糧上京以疾暫告調理兼得省母乃真疾也抵家疾日甚肌日削氣奄奄日微每會即憂之將歆與子有所訴托邀

致復一見面往則勢急不能相見矣平生思其父孝其母友其弟養其繼母無異所生其關係人倫大節有如此在趙尹及張方伯處訓其子弟惟其言是聽而未嘗干一事寓浙日桐鄉曾知縣恃其進士用刑嚴刻實未嘗有贓私吏民不堪造謗聞於巡撫收獄將罪而斥之矣密遣君訪問君假以催糧入其境居數日無所得歸白巡撫竟釋之民有兄死無子而弟欲據其田產者事屬君斷理君即數之曰爾嫂守節奈何

強奪其有待嫂終方許為業遂杖其人而示法
於衆一郡多之二事似非愿慤者所能而君為
之亦可怪也城東十里有田二十畝乃治一圃
結一樓蒔花種樹每春雨既晴秋風初動遊玩
之餘則督耕省稼歲時伏臘有所資據其生平
非尚清雅問生產者而在野則又如是不曾與
之同往者言之必不信也身後友有問其家人
糧事作何歸結家言各已上納願得廻闕不然
則死不瞑目矣其過謹太謙人不可及其於

及之嗣翻不及人何也然以正途發身賢名溢
耳其為人所不可及者亦多矣君諱進字希止
號對荆以荆山當其塋與村也曾祖景原祖勝
父聰母劉氏原濟南人遷于章今六世矣君娶
張氏繼鄰氏女一嫁主簿張應宿子大朴先卒
君生於弘治甲子四月初九日卒於嘉靖丙寅
二月二十六日年止六十三塋以是年 月
日予之為斯文也不待其求亦有求而不應
者可文則文何用求為文後系之以銘曰蓄

善種而養心田享遐齡而本夙緣有賢名以遠
其傳有良嗣以承其先是為人生之全君何為
獨得其偏其尤長者其猶乎其微短者其年乎
其有名者其賢乎其無後者其天乎

淑媛弭氏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二十日淑媛弭氏卒卜以閏十
月初七日將葬於城南三里鳳凰原庠士謝惟
馨名庭蘭者其丈也率諸子同詣予寓出其長
子孔業所述淑媛行實拜且泣曰凡為夫者莫

不願久存其妻為子者莫不願久存其母然非
名筆則懸棺之石徒存而不可久傳與無字碑
等耳敬將亞卿少溪叔父之命敢以誌銘相浼
予聞先王之世女婦賢行有女史執彤管紀載
其事此職既廢而內美不著久矣予與少溪為
同年兼且結婚姻惟馨又從學於予以文塞請
義不可辭但以文為戒志未能遂不得已竊效
史筆為之誌曰淑媛弭姓祖貫章城人也父諱
宦以登仕郎謝政旋家母王尋卒於家繼者沈

母也以其聰穎鞠之不啻若自其身出時嘗誇
於所親曰此良女將來必偶佳士及笄父以謝
族茂而謝子才也許其納幣而委禽焉姑意以
其幼而喪母失庇特憐愛之見其柔婉溫莊笑
言遲重舉止有度瞻視無迴憐愛有加不獨以
其失庇而已知其年雖少而力有餘悉以家政
授之淑媛乃縫紉浣漉烹飪織染各有條理馭
臧獲有恩處族鄰有禮見貧乏有賑應假借取
與者必稟命而不敢私上有祖姑太淑人年已

衰老中有叔氏并小姑俱在襁褓食飲衣履皆
日之力或有不足乃燃燈續明不以為勞及叔
姑漸長而子女又方幼弱勤勞殆無間歇期矣
有新果菜必先奉其舅引禮南岡翁及其姑寇
太君不然不惟不敢入口且不敢觸手也姑患
瘰癧乃同惟馨檢方調藥朝夕在側寒暑不移
久而瘡愈姑謂兒婦孝感所致淑媛則以為瘡
乃不孝所致愈則姑之陰德也愚婦何功之有
性不喜美食華衣但求克口蔽體足矣素不善

書箚而心中自有籌畫出納之頃寸絲勺粟不
差雖末務瑣管經歷歲月惟馨時或有問應答
如響兒輩不忍其勤苦勸以稍休息者則諭之
曰人生孰不好逸惡勞吾非性與人殊但念家
世宦族也虛負殷厚之名不如是豈為保業持
盈之道君嘗謂惟馨曰吾家賴以為生者不過
讀與耕耳君於讀書之暇何不于田省耕勸戒
勤惰以望有秋以辦兩稅之需以贍一家之養
諸子侍食案上或遺一粒片肉必命取食之前

謂福湏如此愛惜也處妯娌以和間有拂其意
者惟曲為隱忍不以形諸面顏孔脩丰姿秀美
縣大夫舉應 尚主之選淑媛以福忌太盈復
驟有此殊榮非所望也時已上京事將諧矣以
書力止之大宗伯三渠王公題請 欽賜儒學
生乃再拜祝曰以幼童而即蒙 恩命涯分足
矣少溪在部為少司馬急呼惟馨來與其門下
高士會文惟馨以堂上有老親或缺其旨之奉
膝下有幼子或弛教訓之方淑媛則以叔翁厚

意欲其速成百凡勿慮請以身任之後果學業
大進歸後患癰毒淑媛事之猶其事姑病瘰之
法癰痊試得廩生是雖少溪之善教亦以淑媛
有內助云孔業能讀書善為文但時時多病淑
媛歆其援例暫輟學節勞父意以其可進取科
第此舉當及孔脩淑媛言尤憐季子者世俗常
情是必先其長者於禮為得果有志向亦不
相妨父然其言孔業遂進為國子生淑媛平素
無病今夏忽爾遠和醫藥巫卜不效以至長往

不返年止四十七孔子論坤之承天曰應地無
疆謂其柔順利貞也淑媛之承其夫若有得坤
道之順而不得遐齡之享無乃數不可逃而天
不可問耶然舅姑全而子孫盛夫婦三十餘年
未嘗有一言相戾獲厚福而著賢名是又不可
不謂之數未嘗不得乎天也子二孔業娶檢校
宋瓊林女孔脩娶庠生袁似敷女繼驛丞逯甲
女女一遺推官張大儒子海籌先卒孫男一名
爵孔脩出孫女二曰慶雲孔業出曰祥雲孔脩

出許聘監生甯邦倫子汝芹古人以識其行藏而謹其始終謂之誌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夫既誌而識之矣乃復銘而名之曰惠慈之德家室之宜親疎仰賴遠邇聞知八極之表魂無芥之三里之墟魄藏於斯一日之間與夫相離百年之後與夫相隨年幾知命歿有遺思所不忍者上未能終身姑之養而下貽無窮孫子之悲

儒林郎代州同知梅菴張君墓誌銘

邑人張君少先大夫十四歲長予十六歲先大夫忘年稱其為小友予則上交稱其為老友同會者幾十人相會者踰十年每會推予作首惟拜刺予則以晚生夕君而君輒不自安苦勸易之迄不敢從今君長逝而予年漸長闔邑更無可投刺晚生者矣君姓張名師雍字從簡以犯諱更字公度時方少年賀之者即有數百人號梅菴以卜地得蘆山兼號蘆山其世系阡壠已具予所著遷塋記中矣此不必詳及鄉人稱殷

富以張氏居最稱善良亦如之君以未冠而入
縣學既冠而遊國學雖云例貢行持不讓舉行
縣正佐凡有慶吊事常率衆成禮而親知禮尤
不敢廢以是親知重之縣正佐稱之性好賓客
賢內徐氏善造酒食有以投其所好而助其不
及又為之蕃育子孫整理家政不但幕酒漿精
五飯而已卒在君懸車之年再娶王氏亦庶乎
能繼緒餘者矣君以輕財奢費家事漸不如前
而豪氣終不可下至謁選日田產如舊而囊篋

將蕭索矣部試卷佳更形軀偉壯面白而潤鬚
黑而長拘於資格除授代州同知部堂司屬俱
惜之勢不能破例取作部元同輩仰視之以為
難得至州輔其長以有為處其僚而無失職司
錢穀立完數十年逋賦以征之有善法而動之
以良心不專刑逼自然上納之恐後矣王巡撫
獨稱其才他上司悉知其名姓而更嘉其操守
小委無日無之大委無月無之如修墩臺查軍
器各得其當下至為崔都尉建立坊牌亦必待

君舉行於民一事無擾一錢不料竟以直同官
過失連累即棄職而歸友有勸其當辯復者君
自以與聞不願為官非有人逐之也邑第在街
市之東而村在藤花溝之上日惟治田桑蔣果
菜以輸公租以糊家口而嗜酒終其身年已八
十矣因慶生辰與衆客交飲客有不盡嚼者不
拘寒熱即取而代飲之次年酒興愈豪晨起將
往拜新縣大夫忽病作昏沉痰在喉中不得出
聲急促如雷醫者問者咸以為多飲致然犯五

不可救延至第三日氣湧而絕惜之者猶以為
祿不稱德年雖長而疾太驟然享用之厚德行
之優子孫之盛名譽之隆壽則又千百人中僅
一見者羨之可也何以惜為子長承基娶聶氏
生二子一名治業一小名志子一女嫁遂璣仲
承光先卒娶仇氏生一子治本娶弭氏名小秋
及伴姑則其孫男孫女云叔承穀娶劉氏二子
二女子一名治維一名治安女適王孔業幼者
許聘劉汝器季承裕娶韓氏生子一小名小生

女二秀才董正言吏劉闌則其二婿之名也總
之四子二女六孫男三孫女而重孫男孫女各
一人皆出徐氏王氏長而無所出銘曰生年成
化丙午歿年嘉靖丙寅生日子月壬子歿日丑
月丙申生而逢平治世歿而及其天真出則
郡之循吏處則耕野之良民葬在來歲之春
與蘆山相隣其明則為全人而幽則為靈
雖屈而後大伸身雖往而跡不虛者乎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杏里王公

葬墓誌銘

嘉靖丙寅八月十八日杏里王公卒隆慶戊辰

月

日杏里王公葬其卒也未得面與之

訣其葬也預已心許之文二子應諤應詩一日
持公世行大畧教止予庭拜索誌銘焉以首觸
地泣曰先人生前獨以君文為佳歿後必得君
文為慰耳疾乃洞瀉許久忽于一時不能言若
有遺囑知必以君文為首囑矣予素感公知愛
又二子索文懇切乃受其狀而為之文曰公嘗

有言大凡身後之文不必誇張粉飾無官者止
叙其世系家衆及生死殯葬月日有官者總叙
發身歷官於前畧取重大事實點綴於後足矣
今體公之意雖欲詳不得也雖欲畧不敢也何
也公性韶晦常不自言其行事事雖多有可取
何由與知是以不能詳舉其所知盡書之亦不
敢畧也公姓王諱昂字承晦號杏里杏非杏林
之杏里非樗里之里雅志願學孔子又東方之
人也乃杏壇之杏闕里之里耳九歲喪其母慰

安厥考拜送吊賓有非他少年所能及進學為
補卷陳提學鎬所取應試為巨區趙提學鶴所
稱由正德十一年舉人嘉靖二年進士三年四
月授太常寺博士本年九月丁父憂服闋嘉靖
六年九月除前職十一月丁繼母憂服闋九年
八月復除前職十一年五月考選河南道監察
御史十二年二月河東巡鹽十四年三月真定
府巡按十六年四月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十
九年叙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西寧等處兵

備二十一年五月陞其肅行太僕寺卿聞者以
為屈二十二年十一月改陞四川按察司按察
使未任次年二月即有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
之擢稍協人望二十四年十月轉本司左布政
使二十八年五月為織造事降浙江布政司左
叅政三十年四月福建按察司缺按察使同官
擬必首公報至果然三十一年四月復右布政
於河南三十三年調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三
十四年十一月復左布政於湖廣三十六年四

月廷推雲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兼贊理軍務三
十七年閏七月拜南京工部右侍郎因有言者
即致仕歸大抵守法奉公惟以公責備所屬不
以法假借於人任情而不徇私情遇事而刻期
集事未免因而取怨然猶徑行不恤予嘗有詩
贈之言路雖騰異議仕途自有公評及操比冰
清等語公得之不忍釋手衆聞之喜將稽首士
見之稱不絕口云自以進士釋褐及侍郎投簪
四十四年俱是嘉靖紀元足知大聖人享國

之長若在前古則歷事兩三朝矣初觀政兵部未嘗有一日不趨朝升部者大家宰聞其勤取選日留作選首得除太常寺博士因大司馬彭金兩公薦之也遇國恩贈父為博士母太孺人妻孺人太常大小職任俱道流止一博士乃儒官道不同不相為謀在此既不欲援儒而入於老在彼亦不欲推老而附於儒小有失則陷之以禍而擠之本寺必盡用其流心始已公為之三年善處上下之間道衆竟無所乘其隙隆

慶新政卿用蘭谷鄒應龍少卿用小山張祉皆發身甲科昔重道而今崇儒矣在道日會試監試場中凜凜畏之主考及禮卿各有棘闈詩公首和之大為夏桂洲所許巡河東鹽課歲辦額銀外多積餘銀十餘萬兩除補還先年逋負邊餉其不盡者預解邊鎮以備後日之不足不惟優於政而亦精於詩矣聞大同兵變選壯年子弟習騎射於圃以備應援獲鹿縣有李姓者繼母將其夫閉於居室縱火燒死誣其子以殺父

重罪繫獄待決十年餘矣遂一鞠得其情為之
平反將繼母抵罪定州亦有李姓者父以惡疾自
經繼母告官以為其子致之問死得公而釋其
尤可稱者活負屈男女百餘人則其巡真定時
事也總督江西糧儲帶徵拖欠料價銀二百五
十餘萬官不刑民民樂輸官工部悞以為陳郎
中之功奏陞少卿而公不與焉無治西寧番漢
錯君邊境寧謐論者以為區畫有法竟絕外釁
故薦者有屏翰之才之稱撫按前後保舉二十

三次而美考語不與焉處置寧州均地事尤得
其宜復遇 國恩贈祖父叅議而母妻俱恭人
云在陝給公文有限該吏遲違者定數責焉撥
吏農以公通情用私者靳弗與焉納糧銀者自
行稱兌庫藏官吏弗容近焉出財物有識巧詐
侵換者計弗行焉出納羨餘雖少至分釐必登
籍呈報焉裁抑太監織造料價銀二十餘萬且
不循舊規分派百姓直給官銀以彌侵羨至今
每次織造止用銀七萬兩遂為定例當時雖身

致 詔獄謫官其為 國節財省費民困甦而
遺利多矣甫逮至京原詰奏太監劉清即死亦
天道也降浙不挫其志分守嘉湖道巡至嘉興
見其久無城郭慮有海寇之患遂遣衆抗力修
之工完未幾而倭奴猖獗士民安堵衆始服其
先見而頌其訏謨矣在福建修泉州萬安橋專
委方知府而計度悉出於公獲海寇百人巡按
歆盡釋之公執不可縱之是召亂也巡按拒
不聽乃今倭害一如其所逆料矣湖廣庶

回沿途虜掠良家男婦子女四百餘名口匿之
舟中公乃下令將行搜檢彼衆懼而遣還之江
干遂差官訊其鄉貫揭榜招各戚屬領之及離
任仍有童稚無知者三十餘尚給廩食於官舍
以待識認者未至雲南之先土人丁苴白改聚
衆或間歲或比歲一出溪峒劫掠居民必動官
兵勦捕互有勝負而士馬物故久不能堪公則
先揚兵威繼後即行撫諭彼乃悟而率衆歸附
願作良民因集儒官輯古經傳語成書名曰同

倫類訓給之誦讀南中士庶歌即山中肖公像
立祠百世祀之公力止之俾建真武廟以殿疆
域滇南人擬之銅柱云開竅盤龍江土田獲灌
溉之利室廬免滄沒之虞升菴楊慎嘗以四六
文稱之海口爰通河眉旣又月印清泚五斗之
泥無濁涇風生漣漪九里之濶邁靈河公以弘
治辛亥二月十八日生至卒得年七十六吉
而更加六可謂壽矣壽而且貴可不謂之難乎
原自棗強徙章丘為避金亂高祖興曾祖迪

頊壽官母姓劉繼母亦劉兄晟旦呈公娶郭氏
濟陽人仁和縣丞綱之女兵部主事濂之妹懷
慶訓導洙之姊也孝敬本自天成溫慈亦由女
訓年十七歸王門繼姑苦以紡績并白事內眷
見者頗為不平恭人則以為婦職也雖督之亦
嚴只可耐之而已時或脫簪珥易衣服以助日
用之不給而粗衣蔬食雖至貴猶然舅姑歿齋
素必滿三年於諸戚貴賤富貧處之一也平生
樂施與無私藏以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歿於湖廣任所止敝衣數篋無餘物也歸葬於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壽止六十五中
朝觀風之官既不采婦女歌詠之辭國史之編
又不紀閨閣幽微之行懿德如恭人非得文以
聞之後將何以考焉此合葬墓誌在其子不可
無請而在于予不可無作也恭人蓋生托其夫以
貴而死托其夫以傳矣子女各二長應諤上林
苑監署丞娶宋氏濟陽舉人利之女繼任氏亦
濟陽舊族次應詩監生娶郭氏濟陽叅議時叙

之女繼邢氏廉使義之孫女也長女適同邑舉
人燦子韓三畏次適濟陽巡檢泰子典膳封川
孫二應詩出俱幼孫女五應諤出者四長適尚
書張舜臣子濟世次許侍郎楊選子幼尚未名
俱同邑人其二尚幼應詩出者一適濟陽副使
張詔子可親墓在王家寨西南去城六十里許
嗚呼公之居官也如寒士服食儉素人不堪其
憂公之解官也如窮旅行行李蕭條人皆見之喜
此得諸傳聞者如此以予交久真知者言之制

行以貞存心以誠處事以平待人以情不亢不
屈不驕不矜分而觀之衆善兼備難名總而較
之一清終始不更惟其能清明由是而生譽由
是而興志由是而行宦由是而成雖已在告世
猶望其復徵公其古之六卿之有權衡而今之
臣卿之負才能者乎銘曰入其室寂然憶其貌
惕然嘆其逝戚然羨其貴釋然問其名屹然據
其實而誌其墓傳後將有必然者矣

